

2308

内江文史

第 23 辑



政协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内江文史

第 23 辑

政协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2006 年 12 月

目 录

· 伟人风采 ·

- 中央领导视察隆矿记事·····刘学如(1)
朱德与内江厨师·····杨方德(8)
邓小平视察威远气田·····刘学如(22)

· 大千世界 ·

- 张大千的篆刻艺术·····李文馥(26)
读张大千《偈言诗》·····李文馥(31)

· 文物古迹 ·

- 谈谈隆昌——青石牌坊之乡·····张隐秋(36)

著名佛教寺院——资中宁国寺……………宋国英(46)

《蜀楚承灵》曜千秋

——隆昌禹王宫山门坊风姿谈……………李启有(51)

对“太白楼·范崇凯”小文的一点补充……………邹作圣(58)

·内江名人·

内江每年三月二十九日纪念喻培伦大将军

——半个世纪前的记忆……………喻钟珏(59)

忆范长江在内江看川戏……………王德润 李元鸿(65)

新闻巨子的情怀

——范长江的故乡访问记……………范长城(68)

·史海钩沉·

内江“书画之乡”由来说法种种……………邹作圣(81)

内江市发现内江县银锭……………张 麟(84)

·人物春秋·

宋氏三姐妹隆昌行

—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1周年感言

……………余盛洲 胡金润 许祖辉(90)

孔子之师苴弘

——苴弘故里考……………宋国英(95)

“万扇楼主”胡竟寰……………邹作圣(101)

· 目录 ·

傅韵莲与“中华文化导扬社”

——记威远地方教育家、实业家、五四新文化传播者

傅韵莲先生毛建威(105)

淮海起义 功载千秋

——记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副军长谭觉民将军毛建威(110)

我读笑秋

——试论世纪之交的邱笑秋国画创新杨达明(115)

清如秋水玉为魂

——忆张公仲孝的感人事迹张仁福(127)

映日荷花别样红

——博导刘飞的故事官众仆(141)

· 糖业史话 ·

资中历史悠久的制糖业宋国英(153)

· 往事回眸 ·

历史,不会忘记红村

——纪念威远“石油大会战”40周年刘斌杰 罗先成(157)

在“愚公”精神的激励下

——忆录为隆昌沱灌工程建设奉献青春的知青群

.....许祖辉(169)

“四清”工作回顾(下)钟蔚悉(179)

汉安诗坛五十春

——诗词学会成立前后纪实直 方(200)

“内江行知实验学校”回忆片段之一刘 光(226)

- “内江行知实验学校”回忆片段之二 刘 光(232)
- “内江行知实验学校”回忆片段之三 刘 光(242)
- 一段难忘的记忆
- 知青日记摘抄 蓝代发(255)

中央领导视察隆矿记事

刘学如

贺龙来到圣灯山

1954年4月13日,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去成都途中,专程前往视察圣灯山炭黑厂。陪同的同志有省委书记李井泉、泸州地委书记刘洪阳、隆昌县委书记赵洪滔和泸州军分区负责人等。炭黑厂党委书记安增彬和保卫科长栗长春等到隆昌县迎接。下午3时10分左右,两辆绿色小轿车、一辆绿色吉普从圣灯街向厂机关大院驶去。

车停后,从车内走出来一位体形魁梧、笑容慈祥的解放军,他身着黄色呢军大衣,上嘴唇留着八字胡,他就是战功赫赫的贺龙贺老总。他环视一下周围,径自朝黑板报走去,正在画报头的厂办秘书首先发现贺龙:“贺司令员来了!”看板报的职工们都不由自主地迎了上去。贺龙向大家招手示意,走向前跟厂办秘书蒙默握手,说:

“你们板报办得好，标题醒目，能吸引人看，多长时间出一期呀？”蒙默答道：“每周换一期，已出了十三期了。”贺老总连称好，并希望他们坚持办板报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。

当贺龙落坐会议室，经介绍认识了安增彬和张铁生二人，接着便仔细地听取了副厂长张铁生的汇报。贺老总听后很高兴，说：“你们试制生产出炭黑，为国家填补了空白，为发展炭黑工业作出了贡献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，希望你们认真积累总结经验，改进工艺流程，提高质量，多生产炭黑，支援国家建设。”贺老总站起来，说声走去看看，一行便乘车去到一车间视察脱硫工段。贺龙兴致很高，边看边问，一路观看，走到了采气工段，李副厂长说到天然气是易燃易爆气体，气井场站制度非常严格时，贺老总立即点头说：“好！执行制度就是要严嘛，不然就会发生事故。”

视察过程中，贺龙非常关心工人的劳动条件。在收集间看见包装工面部和全身漆黑，只见眼珠转动，便向安增彬讲：“包装间工人操作环境太差了，劳动条件要改善嘛，你们要关心工人的劳动保护。”安书记回答说：“现在正进行试验，研究改进工艺流程，减少炭黑粉尘飞扬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。”贺老总点了点头，强调说：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嘛，我们党历来就很关心工人的安全和健康，你们要尽快解决好炭黑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。”

贺龙司令员一行离别圣灯山时，临上车前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安增彬说：“炭黑是我国的新兴工业，你们要关心生产，关心工人生活，加强管理，提高产品质量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培养技术人才，为发展炭黑工业、支援国家建设作出贡献。”

黄瓜山上迎小平

1958年3月上旬，邓小平同志赴成都开会，在重庆下榻时，就

向随身工作人员说：去成都途中，顺便去看看四川的石油勘探和天然气生产。

3月8日上午九时20分，邓总书记的专列到达永川火车站。然后驱车到十多公里远的黄瓜山，专程视察石油钻探。陪同前往的有省委工业书记陈刚，公安厅副厅长刘锦州，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副书记王合林，总地质师司徒愈旺，天然气主任工程师孙自全，以及小平同志夫人卓琳。

在黄瓜山草棚会议室听取汇报后，小平同志和随行人员赴现场观看黄5井天然气放喷点火测试，继而又视察了黄10井和机修车间。黄瓜山上春寒尚在，风刮得呼啸声响，更觉得寒气袭人。在钻探区队队部会议室，人们接了两具天然气燃气炉取暖，小平同志对天然气很感兴趣，把孙自全叫到身边，详细询问天然气开发利用情况，特别关心天然气的民用前景。不一会，他向区队党委书记刘忠问道：“你们黄瓜山打的井产多少气？”刘忠汇报说：“黄瓜山气田从五六年开始钻探，五月开钻的第一口黄1井，于去年六月十五日完钻，测试日产天然气14万立方米。接着开钻的黄4黄5井，均获有工业价值的天然气，黄5井最好，日产达20万立方米。正在钻探的黄10井，在井喷时喷出少量原油，油质呈淡绿黄色。”这时，黄10井队长，将准备好的原油样品送到小平同志手中。小平拿着小瓶样品，非常高兴：“四川有了石油，党中央就放心了。”并说，“应很好重视这口井的石油。”

总书记一行在区队进午餐。大碗菜，大盆汤，米饭、馒头，回锅肉、炒菠菜。大伙就在会议室就餐，小平同志风趣地说：“今天体会到你们石油工人风餐露宿、野外生活的朴素、实惠。”草棚外早围了不少人，都想目睹这位四川老乡，总书记一放下碗筷，便走出草棚向大家招手致意。小平同志在离开黄瓜山时，希望钻探工人贯彻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的方针。多打井，多产油和气。上到专列，与区队

领导同志告别时，还兴奋地说：“今天总算看到四川有石油了。”

第二天，专列从永川至隆昌。约在九时许，在隆昌车站等候的气矿党委张惠民副书记、总工程师周学原、保卫科长张冠五等，迎来了总书记专列。小平一下火车，王合林便将张惠民、周学原等介绍总书记，相互问候握手后，即乘轿车前往十多公里远的圣灯山视察隆昌气矿。

九点半，车到矿部，小平同志下车后，周学原请他到会议室休息一会，他说道：“不休息了吧，天然气井、炭黑车间在什么地方，离这里多远？”周学原答道：“不远，在矿门前左边约一华里的水口山脚下，姚家山前面。”小平爽快地说：“好，我们先到那里去看看。”

1958年春天，隆昌气矿的圣灯山气田，是全国唯一投入利用天然气生产的地方，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，小平同志此行，以及成都会议后毛主席前来视察，都体现出来这一重视。小平同志看得很仔细，视察了气井和天然气生产炭黑的全过程。先看了产气最早的隆2井，接着看产气最多的隆10井，又从采气车间到炭黑生产、包装，无不亲临其景。

当看完槽黑和炉黑试制车间后，周学原向小平同志说：“袋滤收集间条件差，请总书记不去吧？”小平同志笑了笑，说：“不要紧。”视察时，小平问道：“产品的质量如何？”周学原回答道：“质量接近国外同类产品水平。”总书记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只要产品质量能达到要求就好，生产条件差一些，可以不断完善改进嘛。”在炉黑车间外，堆着许多炭黑，小平问清楚是不合格炭黑后，问周学原：“能不能废物利用？”周答：“可作油墨或涂料。”总书记点了点头，表示满意。在视察过程中，对有些问题，他让随行人员记下来，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。并对张惠民、周学原说：“我国工业基础较差，我们这一代要加倍的作出努力，才能够赶上先进国家的工业水平。”在参观试验研究室时，童福联工程师汇报说我国的炭黑质量可与美国、苏

联、罗马尼亚等国同类产品媲美，小平同志高兴地说“这很好！”并对在场的同志讲：“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，赶超国际先进水平。世界水平不见得不可攀的，最近跳高女将郑凤荣还不是打破了世界女子跳高纪录了吗？所以，你们一定要在炭黑质量上创高标准，要在国际上争先进。”

视察结束时，也快到吃午饭的时间，但来不及在山上吃饭，总书记一行要返回专列赶路，张惠民代表全矿职工，对小平同志的关怀和鼓励表示感谢。邓总书记很欣赏隆矿的草棚精神，临别时还赞扬说：“草棚也可以出科学，出先进水平。”

毛主席视察隆矿

1958年3月下旬，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结束，毛主席从蓉至渝返京，打算途中去隆昌气矿和自流井视察炭黑和井盐生产。3月27日下午，一辆从成都来的专列，徐徐进入隆昌站，人们知道是中央领导来了，却不知是毛主席。车上下来的人中，有位身材魁伟，满面慈祥的人，被一位红领巾小朋友认出来，他呼喊道：“看，那是毛主席！”这一来就传开了。

下午五点十分，毛主席一行乘车到气矿专家招待所。陪同的有上海的柯庆施、湖北的王任重，和四川李井泉三位各省市第一书记，还有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。李井泉向矿长刘选伍说：“主席主要是来看一下气井和天然气生产。”王任重询问道：“气井有多远？”刘选伍回答道：“气井离这里有四公里，炭黑车间只有一公里多，都在后面山坡上。”李井泉向毛主席征询地说：“那我们就去看看吧？”主席微笑着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上车时，李井泉叫刘选伍陪同毛主席。刘矿长很拘束地坐在主席身边，在行驶途中，毛主席和蔼地问刘选伍：“瓦斯(天然气)里含有什么成分？”刘选伍回答说：“主要成

分是甲烷、乙烷等炭氢化合物，还含有少量的硫化氢。”主席说：“还有氮气吧？”刘点头说：“有。我们正准备把天然气合成石油。”主席又问：“天然气合成石油要去掉哪些成分？”刘熟练地回答：“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气等成分。”毛主席点了点头说：“好！”

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，当转个小弯上坡时，毛主席看见山上矗立的宝塔井架，听见轰轰隆隆的响声，又关切地问：“这是井架吧？”刘选伍说：“是，正在打钻的隆 23 井，生产天然气的井也在这山上。”因天下着细雨，简易的公路被水一湿，车行起来滑溜溜的，刘矿长心里很着急，心想这种情况怎么能让毛主席去登山看气井。就向李井泉请示道：“李书记，我们先到槽黑车间去看，好吧？”经同意，轿车开到了槽黑车间。这时，矿党委书记安增彬陪着柯庆施也来了。大家下车后，李井泉走在前面，对迎来的车间主任梁锡远说：“毛主席来看炭黑生产，你来介绍吧。”梁锡远领着主席一行绕过黑烟，经定压储气桶来到生产炭黑的火房前。梁打开一号火房的小门，毛主席弯下腰观看火房中火嘴燃烧情况，因风很大，又飘着雨，看不清楚。梁又把主席领到 21 号火房，这是背风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排列的火嘴，喷出来的黄色火焰。毛主席仔细看着火嘴喷焰，不时高兴地笑起来。火房在露天，主席不顾风雨，索性蹲下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来，一边看，一边询问装置情况。

当听说天然气要进行脱硫处理时，毛主席问道：“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梁锡远解释道：“硫化氢从再生塔排出，随空气跑掉了，本来可以回收硫磺，但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。”毛主席又问：“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？”梁答：“按照设计是一千七百二十八个。”毛主席赞许地微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主席发现槽钢没有来回移动，便问：“槽钢怎么没有移动？”梁答道：“槽钢走动非常慢，十分钟只走一公尺多，不容易看出来。”毛主席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啊，啊。炭黑一年生产多少？”梁答：“现在年产一千多吨。”主席称赞道：“好！”他

一直蹲着，这时才慢慢地站起来，回过头向柯庆施喊道：“老柯，老柯！”柯庆施走到主席身边。毛主席问：“你看到了没有？你认为怎样？”柯庆施说：“看到了，和自流井烧盐一样，这里用天然气烧炭黑，热能没有利用。”

毛主席思考了一下，说：“自流井用天然气熬盐放跑了炭黑，这里是收了炭黑跑掉了热能。”主席这个总结，指出了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重要课题。这时已过了六点钟，雨还在下，风刮得更紧，他的帽子已被雨水淋湿了，但他兴致正浓，提出去看远山的气井，李井泉和柯庆施都劝他不去，李说：“天已不早了，路又不好走，就不去看气井了。”毛主席又说：“那么，我们今天到自流井去吧？”柯庆施双手扶着主席的肩膀，推着说，“走吧走吧，到重庆去，天气不好，自流井也不去了。”毛主席一边朝外走，一边还询问这个矿是谁设计的，是什么时候建成的，梁锡远都一一作了回答。

大家一起送毛主席上车，怀着敬意恋恋不舍地望着灰绿色的小车，徐徐离开车间，驶向泥泞的公路。

朱德与内江厨师

杨方德

一双粗壮油光的手，微微颤抖地正在解开一个精心保存的布包。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当最后的那层红绸掀开时，露出了一个金属的糖果盒。它大体上算是方形，但边角作了椭圆处理。盖面左上方的“金鱼软糖”四个字，被围在深绿色的橄榄形圈里，其外又加了道金边。整个盖面在浅黄色背景的映衬下，几株水草似乎时隐时现，而两条红色的金鱼，还正在水草间悠然自得地游弋呢！忽然，哒！哒！几滴泪珠儿落在了盒盖上。鱼儿得水，它们好象游得更加欢畅了！

这是在内江市交通路的一套住宅里。墙上挂着的不同时期的多幅朱德画像，引人注目。主人黄福财，现任培训餐厅经理，一级厨师，六十多岁，体形显得有些肥胖。他神情激动，眼圈和颊上还缀着亮晶晶的泪痕。

黄福财师傅指着糖果盒对客人们说：“这是我家里最珍贵的东西，它装着我美好的记忆，留给我无限的幸福！”

由此，黄师傅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他一生经历中，永远难忘的几个故事。

油炸粑

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冬天。黄师傅由组织安排，从四川内江调到了北京。他想自己只会做饭炒菜，别的没什么本事，到北京又去哪里干呢？当他知道工作安排后，真是又惊、又喜、又紧张：啊？！去朱总司令家？真的？——那太好了！不过他转念又想，朱德委员长可是中央大首长，今后在他身边，那得随时当心呀！眼看即将前往上班，黄师傅心急火燎地坐卧不安。他首先想到这头一次和首长见面，该咋个说话呢？经过冥思苦想，他终于选定了——一个高招。

黄师傅在他住的招待所的房间内，搬一把空椅子放好。他退回几步，然后整理衣袖，庄重地迈步上前，权当椅子上坐的就是朱委员长，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，说：“朱委员长，我叫黄福财。从今天起，给你做饭炒菜，请首长多多指教！——嗯，不行，不行！重来！——首长，我姓黄名福财，今后委员长想吃啥，尽管说，我一定努力做巴实。——嗯，也不行！再重来！——首长，……”他自编自演，似乎把台词都背熟了，但也常常颠前倒后地记乱了。他练习了一遍又一遍，但仍然不放心，唯恐和总司令的头次见面说走了火。

一辆灰白色的小轿车，从中南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服务科开出来，直向西郊驶去。天空飞飞扬扬的雪花，轻飘飘地洒在建筑物上、树梢上和马路上，黑色的柏油路面向各方延伸，皑皑白雪覆盖着其余的平面。这一黑一白的鲜明对比，给北国风情凭添了一幅壮丽的景象。坐在车座后排的黄师傅，无心观赏这川南家乡难得一见的雪景，仍在首长长、首长短地背诵他的见面词。

开车的小王，听着黄师傅的背诵，又从反光镜里看到他那十分

认真的样儿，忍不住微微一笑，说：“黄师傅，先别那么紧张，你那些像演戏一样的台词儿，到时根本用不上。”

黄师傅坚持说：“当然用得上。所以该背熟呀。”

“根据我的经验，你这是空紧张一番。”小王说，“到时呀，一见到首长，情况就完全不是原来所想象的样子了，那早先编好的话，还怎能用得上呢？”

黄师傅听不进小王的劝告，还一个劲儿背他的台词：“首长……首长……”他越背越紧张，心想，恐怕快到了，可不能记乱了呀！“首长……”他忽然脱口向司机打听：“首长，还有多远？”

小王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可不是首长呀。——看，到了。”

车开进了木樨地的一座小院里。这是朱德委员长的住家和办公的处所。几栋小平房，错落有致，环境幽雅，院落清静。黄师傅走下车来，新奇地向四周张望，左顾右盼。

黄师傅由赵秘书领着，向朱总办公室走去。脚步踏在地毯上，没有声响，然而他自己感到心跳的声音，却咚咚地大得吓人。走进屋，他看到朱总戴着老光眼镜，正在埋头批阅文件。赵秘书向朱总报告：“首长，黄师傅来了。”这时黄师傅紧张得好像连心跳都没觉得，痴痴呆呆地站立着。辛苦背诵了几天的台词，早已忘却在脑后了。

朱总摘下眼镜，站起身来，握着黄师傅的手亲切地说：“黄师傅，欢迎你！呵，我们原来还是老乡啊！”

黄师傅嘿嘿一笑：“你是川北人，我是内江人，当然算是老乡嘛。”

朱总指着一对沙发说：“呃，家乡人，坐拢点来，我们好摆龙门阵。”

朱总和黄师傅在一对沙发上坐下来。赵秘书给两人倒好茶，就轻步出门去了。

朱总非常随和地说：“我这四川人哪，近来好些年没回过四川

啰！老黄你说，现在四川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？”

黄师傅看着朱总那慈祥的面容，听着那和蔼的话语，几天来的紧张，忽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这一宽心，自然地把手伸进衣袋，掏出香烟来准备吸，可他看看这屋子，望望朱总，就又惭愧地赶快把烟装进袋里了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基本生活嘛，倒还有保障。”

朱总看到黄师傅刚才想吸烟的动作，忙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就吸吧！”转而 he 沉思一下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四川人勤劳朴实，可近年的生活，还是苦啊！”

黄师傅心直口快，接着说：“老百姓当然希望变好点，变快点！”

朱总默默地点点头。忽然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神情一振，问：“老黄，你这内江人，犍木镇上那板板桥油炸粑，该知道吧？”

一听到家乡小吃，黄师傅也兴奋起来，说：“当然知道。还听说过，你与油炸粑的故事呢！”

“哈哈！嗯，细想起来，都快60年啰！”朱总兴味盎然，回首往事：那是一九一六年，作为护国军十三旅的朱德旅长，率军从云南打到四川泸州、内江。一天，就在内江县与隆昌县交界的牛棚子，跟北洋军接上了火。当时硝烟弥漫，战火纷飞。大家饥肠辘辘，肚子饿得直闹革命。后来，勤务兵弄来了一种黄澄澄的像饼样的油炸物。朱总觉得味道很美，就问勤务兵，这叫啥子？勤务兵回答，犍木镇上的板板桥油炸粑……朱总津津乐道地追述当年的情形，还说：“油炸粑外脆内软，香喷喷的，真是好吃！”

“那是用糯米做的，香酥可口，远近闻名哪！”黄师傅补充说。

朱总的神情又进了另一个天地。他回忆说：“记得一九六一年，我到犍木镇视察时，向人打听油炸粑。他们对我说，糯米缺乏，食油紧张，好几年都没有见到了。”

“也就是那次，你问犍木公社书记，有帽儿头（注1）卖吗？”黄